

弹无虚发

■欧世全 郑茂琦



“英雄营”“模范地空导弹营”。

两面锦旗，鲜艳夺目，一左一右，高悬正厅。走进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营荣誉室，参观者无不肃然起敬。

1964年6月6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该营“英雄营”称号。全营官兵在人民大会堂堂建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2022年7月27日，该营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地空导弹营”荣誉称号，习主席亲自将奖章授予营长文晓亮和教导员袁天姣。

同一个营，相隔58年，荣获至高荣誉，饱含着领袖和统帅的期望和厚爱。两面旗帜承载着红色基因和辉煌战绩，也见证官兵锐意进取的铿锵步伐。

身着礼服，整齐列队，官兵将新的锦旗迎进荣誉室的那一刻，不少官兵喜极而泣。

金秋暖阳，和风习习，银杏累累。在安葬着该营首位营长、“空军战斗英雄”岳振华骨灰的“英雄树”下，官兵向老营长报告喜讯。

这是该营坚持多年的一个特殊仪式：每逢重大任务、出征前、取得重要成绩后，都要向老营长报告。当年，官兵在营长的带领下，先后击落5架敌机，创造了世界战史上的奇迹，人人堪称英雄，个个值得崇敬。

“英雄树”旁，导弹发射车直刺苍穹，无声地宣示着对祖国的忠诚和对胆敢来犯者的威慑！

荣誉

“老营长，我们营自2017年接装以来，实弹射击发命中。今天，我们又取得了新的荣誉……”文晓亮向老营长汇报。

这一刻，文晓亮抬头看着幽远蔚蓝的天空，白色的云片轮廓清晰，像一幅幅记录往事的图案，悠悠在天上飘动。

记忆里，那应是2009年一个美好的春日，文晓亮蹬着石砖爬上墙头朝隔壁营院里张望。那时，他还只是教导队一名待分配的新排长，一到这里就听战友说，围墙的另一侧就是“英雄营”。休息时，文晓亮忍不住想看看英雄营的兵。

文晓亮第一次知道“英雄营”，是从学校一位教授口中。教授说，地导部队是一支神秘的队伍，营长岳振华更是一个传奇。那些年，他带着部队，拉着导弹打游击，蹲山沟、走戈壁、住帐篷，酷暑五下江南，严寒六进西北，保卫国家的领空。

那天，文晓亮看见官兵在营院里植树，挖坑、下苗、填土、浇水，他们每一步都做得像老农一样有模有样。

很多时候，那改变命运的一刻，人们只有在若干年回望自己人生才会惊奇地发现。

分配那天，所有新排长都已经整理好了行装。一名干事前来宣读命令。“文晓亮，‘英雄营’。”他听清了，是分配到“英雄营”！进“英雄营”那天，营里又在组织植树，文晓亮学着老兵的样子，也种下了一棵树。从此，这棵树苗，就用它渐渐伸展的根系抱紧了这片土地。

文晓亮到“英雄营”不久，就因为爱学习、肯钻研而小有名气。有一次，装备出现故障，几个号手束手无策。文晓亮走过来，通过跑电路图，三五下除二就把故障定位了。一个老班长心想，一个新排长你牛啥，故障是这么容易排出来的吗？结果，正是被文晓亮定位的部件出了问题。

还有一次演习，文晓亮正在负责车辆引导，一个战士过来拉着他就走，急切地喊着：“发射架起不来了！”文晓亮让其他战友继续引导车辆，随后跑到发射阵地。原来，有一辆发射车无法正常起竖。这次的课目是进驻就打，眼瞅着打靶时间越来越近，大家紧张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厂家的保障人员，还有老技师，几十

双眼睛盯着发射车舱里面的线路，一头雾水。文晓亮没有进舱，而是前后左右围着车辆转了一圈，然后斩钉截铁地说：“直流电源的问题！”果然，迅速更换好电源后，发射架正常起竖了。当时，所有技师都把心思放在舱内检查上，却忽略了检查电源。

那些年，文晓亮也曾在故障的排除中差点出错。在一次演习中，刚刚在“英雄营”担任连长的文晓亮，带着几个战士勘察阵地。到达某地域后，他们经过简单勘察，感觉地面硬度合适，支撑应该没有问题，不用铺钢板。结果，第二天，装车车架架时，一条支腿竟陷进了土里。营长赶过来，看到那条已经陷进去的支腿，立刻叫停，让他们迅速转移阵地，另选地方紧急架设。这次任务，文晓亮和官兵拼尽全力，最终还是超时了几分钟。事后，营长把文晓亮一顿猛训。到了饭点，文晓亮既没下阵地，也不吃饭。他心里难受极了，因为自己勘察不仔细，差点掉了链子，给“英雄营”抹黑。晚上，营长又到了阵地上，把几个老兵集合起来说，文连长是刚接任的，你们经验丰富些，还是要多帮帮他。

地导部队有自身的特殊性，任何一丁点看似不起眼的问题，都有可能造成发射失败，所以没有人敢有丝毫大意。

从排长、连长到旅里的作训参谋，文晓亮转战多个岗位，一直戴着“英雄营”的光环。后来，旅里组建指挥营的时候，他被选拔为首任营长。不久，他又在战区组织的营长比武中，勇夺综合排名第一的桂冠。随后，旅党委决定将他调整到“英雄营”营长的岗位上。

“英雄营”在文晓亮心中是神圣的。荣誉压在心头，像舵一样操纵航向。“英雄营”的营长不只是一个名词，更像是一个动词，背后是一种责任，一种战战兢兢的危机感。接到通知时，文晓亮既兴奋又备感压力。

当时，空中共有三批靶机目标，电光石火间，3发导弹疾速射出。但很快，雷达发现，有一架靶机的回波又出现在雷达屏幕上，这说明有一架靶机并没有被击毁。那一刻，文晓亮脑海中涌出的第一个想法是，打败仗了，“英雄营”的荣誉毁在我手里了。

一连忙忙下车去指挥所打听消息。回来时，确实有一架靶机被击伤飞回去了，但好像不是我们的靶机。文晓亮稍稍松了一口气，立刻让一连长再去确认。这次一连长回来时，我看了飞回来靶机的高度，可能是兄弟部队的靶机。文晓亮心里还是放心不下，对一连长说，我要的是确定的消息，再去问。一连长第三次回来的时候，确认我们营打中了，车里顿时一阵欢呼。

“打靶打不上，就像要命一样。荣誉是‘英雄营’每个人的生命。”一位“英雄营”的战士这样说。

那天，文晓亮在给记者讲述这个故事时，神情凝重，眉心不时皱蹙一下。他还讲到一个细节：打靶那天是暴雨，他下连接筒弹电缆口令后，呼啸的狂风吹开了雨帘，乱纷纷的雨柱打在发射车上。几个战士把雨水会影响电缆的信号传输，想都没想，脱下自己的雨衣就给导弹披上……

老兵

在“英雄营”，我们见到了一个传奇的士兵。他就是天线收发技师、二级军士长宋县宾。初次见宋县宾的人，都会注意到他光亮着头顶，再加上大眼睛、大脸盘、体格壮硕，像极了武侠小说中功力深厚的武僧。事实上，宋县宾的“武功”在“英雄营”是人人皆知的。

聊起他的头发，他眉头一弯，嘴角挂笑，说：“人家都看我像老领导呢！”宋县宾今年刚刚40出头，而他的头发，26岁时就掉光了。

那是一次演习，早上四五点钟，黑夜把戈壁裹得严严实实，雷达车临机转移到一处新的阵地，按操作规程，雷达车打靶前必须与备件车建立通信链路，那是检查导弹状态的必经程序。但那天，由于两个车之间距离较远，在夜里又看不清，方位和角度一直对上。

眼看打靶时间临近，宋县宾急了，几步迈上加着高压电的雷达车，

后背紧贴着阵面，一只手举着手电照向阵面正前方。瞄着远处的光柱，对方一下子就找到了雷达车的方位和阵面的角度。

经过十多分钟的调试，终于对上了。

下来后，宋县宾一阵头晕心慌。起初，他还以为这只是自己的心理作用。演习结束后，战友问他，你的脸色怎么发青呢？从那以后，宋县宾的头发呼呼往下掉。幸好，对身体影响并不大。

头发掉光了，战友打趣他说，你这下找对象可就难了。

这事岂能难住老宋。跟对象视频聊天的时候，他总会戴一顶帽子。等真正见面了，“真相”终于瞒不住了。对象质问他，你这是欺骗，成心掩盖你的缺点。宋县宾嘿嘿一笑，说：“嫁人图的不就是人好吗，你看我这人多好，嫁给谁肯定不让你后悔！”后来，对象倒喜欢上了他这份自信和俏皮。

宋县宾说，我自己的身体倒不担心，前些年要孩子时确实有些害怕。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就守在产房门口，护士抱着孩子一出来，看到孩子健康的那一刻，我的眼泪立刻掉出来了。

如今女儿已经8岁了，继承了老宋的脾气，性格活泼开朗。有一天，宋县宾穿着新式作训服回家，问女儿自己帅不帅。女儿说，帅是帅，要是再有点头发就更帅了。宋县宾问，那明天家长会谁去。女儿说，等你的头上长了头发就可以去了。

外形看起来粗枝大叶的宋县宾，在工作上却格外细致认真。他常说，“英雄营”技术精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精钻细研和革命加拼命的学习精神。

他带徒弟的时候，必讲的一课就是技术精的传统。1958年，“英雄营”刚组建的时候，苏联教官要求课堂上做的笔记不能带出教室。中午吃饭时，一个学员一边端着碗，一边思考着课堂上老师讲的电路图，不知不觉地就用吃饭的筷子在地上画来画去。当他搞清楚了原理之后，高兴地拿着筷子就向嘴里扒米饭，结果吃了一嘴沙土。

当兵这些年，宋县宾手里没攒下多少钱，也没陪妻子、女儿逛过多少景点，不过倒编著了一本书，100多页厚。刚开始，他给这本书起名叫《一本正经》。教导员看了说，别故弄玄虚了，还是叫《某型雷达技师操作手册》吧。

作为一名技师，宋县宾很少出现在台前，但为“英雄营”取得的那些骄人战绩做出了不少贡献。那年，在演习任务中，雷达车突发故障，宋县宾紧急排障，到了深夜，终于发现是一个电控组合出了问题。长时间高强度工作，宋县宾已十分疲惫。这个部件十分沉重，宋县宾费了好大劲才把它从机柜里拖出来，然后钻进去查找问题。刚开始，宋县宾还跟一同排障的战友聊几句。隔了一会，战友见宋县宾不说话，就伸头进去看什么情况，只见宋县宾已经睡着了。因为要时刻保持随时待战的状态，故障过夜是营里的老传统。战友尽管不忍心，但还是轻轻拍了拍宋县宾，说，老宋，醒醒。被叫醒的宋县宾，下车吹了会凉风，用水洗了一把脸，回来继续排障。那次，天亮后他们就接到了打靶的命令。

笑脸

采访芦小龙纯属偶然。一次，跟教导员聊天时，他给我们讲，“英雄营”的兵工作起来主动性强，响鼓不须重锤。教导员给我们讲了一件事。那是他刚分到“英雄营”后不久，有一个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同一天因任务不在位。当天，他不放心，在营区转着转着，就走到了那个连的阵地上，没想到一个老兵正带着大家按计划搞训练。

这个老兵就是芦小龙。方方的脸庞，满面的和气，入伍已经11年了。在这里，他的军龄并不算长。但一番交谈后，我们发现，这个兵早已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了这里。

他说，自己从新兵训练起就没有离开“英雄营”一步，是“英雄营”一点点培养了他，塑造了他，“英雄

营”是他的“家”。融入这个集体，芦小龙全身仿佛充满了能量，每天都很开心，笑意写在脸上。

芦小龙刚下到连队时，有一天，连里新购置了一批拖把。那天，训练结束后，芦小龙的班长看见有几个新兵把拖把横在水房，就找来工具带着他们挂拖把。只见班长先用切割机，把拖把杆锯得一样平，再在相同的位置打好孔，穿上一样颜色的绳子。班长说，这样挂上去，才会整齐划一，连离地的距离也差不多。干完以后，芦小龙终于忍不住了，问班长，这又不是我们的卫生区，管它干啥？班长只回答他四个字，以连为家。

后来，这四个字深深刻在他的心里。在连里，他只要注意到的问题，随手能解决的立马去做；做不了的，请示汇报，和大家一起解决。跟新兵谈心，他就常说一句话：“不要想着集体给了你什么，而是要常想你为集体做了什么。”

听到这句话，我们被触动了。“英雄营”官兵常说全营一杆枪，这是一种精神。

那是一次深入荒漠的演习，芦小龙和战友整日在搓板路上颠簸。又是一次临时机动，天已经蒙蒙亮，芦小龙正坐在一辆电源车中，战友突然发现前方有个黑色的东西。近前一看，竟然是雷达车展开时起支撑作用的一根支腿。谁也没想到，这个平常用几颗大螺丝紧固的铁疙瘩竟然也会掉下来。

下车后，施毅望了一眼前面的大本营，为了不耽误打靶，他让战友开车先走，自己跑去追他们。

他太低估了这个铁家伙，用尽全身气力也只挪动半步。他只好奋力将它立起来，试图一点点向前滚动着。人们说“望山跑死马”，看着前方大本营影影绰绰的影子，一股绝望的疲惫攫住了他的身体。

不会，一束强光照向自己，他用手遮住眼，透过指缝看清了，是芦小龙驾着电源车回来了。

一下车，芦小龙朝施毅大声笑着说，来救你了！

原来，施毅下车后，芦小龙就靠边停车，先让后面的车队继续往前走。他想，雷达车的支腿，虽然平常没怎么摆弄过它，但肯定很沉，施毅恐怕这次是有点轻视了。他立刻报告了连长，请求调头。作为备用，参加打靶的还有另一辆电源车，并不影响装备正常架设。不过在沙漠里，芦小龙也不敢轻易调头，万一陷进沙窝，那岂不是更大的麻烦。调头前，芦小龙下来仔仔细细察了一番，发现路旁有几道浅浅的车辙印，虽然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沙土，但这也足以证明以前确实有车走过。芦小龙这才坚定了信心，大着胆子指挥司机调头。

找到施毅后，司机也下了车，三个人合力才将支腿搬到了车上。登上车的那一刻，他们都开心地笑了。

离开“英雄营”时，从后视镜里望着渐渐远去的山峰簇拥着的老营盘，我们感觉从这些故事逐渐找到了他们弹无虚发的答案。这个答案呈现在“英雄营”过去的点点滴滴当中，更已经融入到“英雄营”官兵的眼神及血液。我们想起了教导员袁天姣的那句话：“我们的信念是一切从零开始，不会背上荣誉的包袱，因为我们的目标还很远大。”



最美的姿态

——献给航天员邓清明

■全维润

二十五载 暑往寒来
仰望星空是你最美的姿态
一次次落选
却从未放弃过等待
唯有热爱，才能坚守
时刻准备出征太空
你渴望飞天的一颗初心
每一夜都能梦见星辰大海

梦想，因坚持而开花
宠辱不惊，更需要宽广的胸怀
把冷板凳坐热
让寂寞激情澎湃
祖国的那一声召唤终于来了
“邓清明”“到”
你用洪亮的声音告诉祖国
我在，我一直在
你用锲而不舍的努力
让五十六岁的年华
焕发出朝霞般绚丽的青春光彩
被祖国需要的感觉真好
这一刻，所有的辛苦都化作了尘埃

你期待以浩瀚的宇宙为背景
在大空中打卡拍照
爱好书法的你
想用机械臂做笔
在大空中写下四个大字
未来我来
你想对妻子和女儿说
我看见你们俩居住的地球了
是蓝色的，很美
你最想听到的那句回答是：北京明白

北京明白
祖国明白
亲人明白
所有爱你的人都明白
机会从来都留给有准备的人
半途而废者 永远不会受到命运的青睐

征途万里
奋斗，永不懈怠
忠诚可抵岁月漫长
走过去，定能见到雾散云开
诗和远方 都需要付出
坚守才是对祖国最长情的告白
成功的花朵 需要汗水和泪水灌溉
越挫越勇
这是邓清明带给我们的启示
百折不挠 这是一个民族应有的气概

向中国空间站出发
向月球出发
向火星出发
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出发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
出发，是当今中国最美的姿态



特战队员(水彩画)

李晓林作

夜间射击

(外一首)

■马克

头顶星光月光
我们走上靶场
中条山下大地，已被
西伯利亚寒潮占据
肆虐的风在耳边
尖叫，我屏住呼吸
枪托紧抵肩胛
正前方一百米处
微弱的灯光下
寻找目标，射击
北风，继续肆虐着
我木然的脸颊
扳机撕咬着食指
手中，枪身上每一寸金属部件
都散发着如刀片般刺骨的寒意

青春，战场
战胜敌人的勇气
在这个寒夜，让我写进
一页光荣的履历

生日在哨位上

走出营房，身后
一句：“祝你生日快乐！”
仿佛有一支熟悉的曲子
在我耳畔奏响
晨雾中，头顶启明星前行

朔风如苍原上野狼
仰天呼啸
执着迈开脚步走上岗楼
荷枪伫立，哨位神圣
残雪在地上闪烁着冰冷的寒光
沿着高高的围墙和电网
我的目光似一柄利剑
指向远方
今天，我把执勤上岗
作为珍贵的生日礼物
给自己颁出一份青春岁月的大奖

新兵上哨

■高源

秋天，新兵把自己种下
哨台上，阳光细数他脸上粒粒青春
他收集金色的丝线，藏进迷彩口袋
月亮拨弄他三毫米的短发
他亲吻星星，把愿望带进皎洁的梦
一次挪步，就与哨台握一次手
三个月的重复，他们成了老友
当寒冬呼啸着钻进他的身体
也只是，与他的热情撞个满怀
在挺挺的站立中，他悄悄长高
无数金丝，是岁月的褒奖
闪烁成细细的一道拐
融进绿色营盘
离开新兵的名字前，他把自己种成战士